

世华文学研创会《创作丛书系列》③

骆宾路 著

今早没
华文
报

新

I 339.45
201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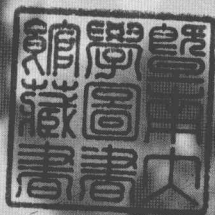
阅 览

世华文学研创会《创作丛书系列》③

骆宾路

著

今早没 华文 报



斯雅舍

版权所有

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加坡)

《创作丛书系列》③

法律顾问:黄锦西、刘华源

美术顾问:廖宝强

总策划:忠扬

总编辑:风沙雁

书 名:《今早漫华文报》

著 者:骆宾路

出 版:新加坡斯雅舍 Si Ya She

地 址:Block22,Ghim Moh Link,#11-206,
Singapore271022

电 话:(65)6343-0461

装帧设计: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 印:精英文化印务公司

出版日期:2012.10

国际书号 ISBN:978-981-07-2189-3

售价:新币 S 20.00

海外 US 18.00

本书获李氏基金赞助部分出版经费

目 录

- 序一 缘起 \ 1
序二 更像刺猬 \ 3
地震奇谈 \ 5
喜多郎的长发 \ 8
不幸踩正了这条成语 \ 11
“我本来就不该有此一跤的” \ 14
平安夜里的另类“报佳音” \ 16
追杀伊蚊 \ 19
一辑没有旁白的纪录片 \ 22
Jungle Book \ 27
口舌费 \ 30
今早没华文报 \ 32
成语故事 \ 36
杜少与猪大肠 \ 39
篆刻家最后一句话 \ 42
找到了 \ 44
狗生意大有作为 \ 46
摇羽毛扇的人 \ 48
人最窝囊 \ 50
人生的故事 \ 52





- 人狗错位 \ 54
- 就玩这小孩子的游戏? \ 56
- 这和高雅有什么关联 \ 58
- 我的朋友冯爽爽 \ 60
- 从这一扇窗望到另一扇 Window(s) \ 63
- 蚂蚁没有国王 \ 66
- 人猫官司 \ 68
- 骑脚踏车的日子 \ 71
- 两只蚂蚁误闯入一家眼科医院 \ 75
- 一个椰子 \ 77
- 谁坐定这赌场大亨的高位? \ 79
- 寻家 \ 82
- 喜欢和成语玩游戏的人 \ 86
- 习惯就好 \ 90
- 大喝一声：留下买路钱 \ 93
- ERM 世界 \ 95
- 剧本以外的“戏” \ 98
- 人在动物园里 \ 100
- 就是要“牛”一点 \ 102
- 还有谁比他牛 \ 105



- 赔了夫人又折兵，还牛！ \ 107
- 这鸟“牛”得离谱 \ 109
- 谁会走错这门槛 \ 112
- 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之一 \ 115
- 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之二 \ 117
- 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之三 \ 120
- 优雅社会另类风景线之四 \ 123
- 老爸要讨一本华文词典 \ 125
- 不要骚扰我们 \ 128
- 猩猩与万花筒 \ 132
- 沉默是金 \ 134
- 熊猫读英校 \ 136
- 虎年老虎向羔羊拜年的故事 \ 138
- 山君与武松 \ 141
- 虎年野史 \ 144
- 与虎谋皮 \ 147
- 河马打哈欠的故事 \ 149
- 桃花岛传奇 \ 152
- 马姐阿英 \ 155
- 我懂英语 \ 158



- 老化 \ 161
- 另类寻家 \ 164
- 比萨月饼 \ 166
- 在桃花岛的单程路上 \ 168
- 没有U转的单行路 \ 173
- 为什么是在老人院庆祝 \ 175
- 拐杖的传奇 \ 178
- 猫说狗话 \ 181
- 祝你健康 \ 184
- 神龙见首不见尾 \ 187
- 秦始皇嬴政为何疯了? \ 189
- 麦思琪手中的一票 \ 192
- 井底蛙与一手遮天的猴子 \ 195
- 在桃花岛咖啡座吃了一只苍蝇 \ 197
- 数钞票 \ 201
- 优雅社会十二生肖图解 \ 204
- 后记 \ 231

序一

缘起

原本这本书是取《一个椰子》为书名，并非因为这一篇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里，我心中有所感触，急就章构思出来的。事缘二零零六年底，我随同香港文艺家协会访问越南胡志明市，在一个与当地文友交流的晚会上，香港文艺家协会会长王一桃突然将我推上台，要我即席创作一篇微型小说，当众朗读。这玩笑实在开得太大。席上一阵掌声响起，当时叫我尴尬了好一阵，说不出话来。我突然间想起，我曾经在一处椰子林中的一间“亚答屋”住过的日子。在我住了十年，离开三十年之后，屋子卖掉之前，整个椰林的椰子树几乎全砍伐了。家中仅有的一棵椰子树也没有幸存。椰子树生长的地方，让位给房地产商兴盖屋子。城市发展的结果，城市和“甘榜”争地是不争的事实。将原有的花草铲平，把树木砍伐，腾出大片土地，盖起高楼大厦，然后在楼宇有限的周边种植树木、花草，



称之为拥有大自然优雅风景的豪宅，每平方英尺售价三五千元。长椰子的地方变成“长”钞票的地方。对此，我是耿耿于怀的。有所感，有所悲，我灵机一动，就以“一个椰子”为题，构思了这篇微型小说，即席朗读，将当晚尴尬的场面应付过去。由于是当时一闪的灵感，只是构思了一个梗概，返回新加坡后才加以润饰成篇。因而对这篇微型情有所钟。（但朋友认为我已写过《一粒荔枝》，再取《一个椰子》为书名会给读者留下重叠的感觉。所以我将书名改为《今早没华文报》。）

当晚，我朗读完这篇微型，胡志明市华文《西贡解放日报》执行编辑黄凤爱女士走到我的座位，对我说：“我也有同感。”我对她说：“越南日后的发展也一定会出现城市与乡村争地。”

收集在这本微型小说里的篇章，《狗生意大有作为》是收录在＜新加坡文艺协会＞编选的《新华 2005 年度文选》里，也就是说大部分篇章是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一年之间写成的。个别篇章脱稿的时间还要早些，可说都是一些旧作，但没有结集成书。

今蒙〈世界华文文学研创会〉推荐，纳入二零一二年度出版的丛书，心存感谢，写上数言是为序。



序二

更像刺猬

很多人说我写的小说不像小说，既无动人的故事，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没有典型的人物，也没有生动的语言。评论者认为，这类小说捧在手里就像捧着一只刺猬，感到浑身不舒服，毫无美感。这是很中肯的批评。我曾是一些经典小说的狂热追求者，尤其是短篇小说及微型小说。我也曾经是莫泊桑及欧亨利的崇拜者。莫泊桑的《项链》以及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是我早年百读不厌，潜心模仿的范本。只是我没有这两位大师的文学功力，始终没能学到一点一滴。不知始于何时，我不再写这些富有美感的文艺作品，而转向写一些带刺的粗放作品。我不细心去营造构思曲折的故事，去描写多姿多彩的情节，或是去描写人物的内心感情，也不去刻意写些优美的语言，而是将自己的创作转化成一只刺猬让人捧在手里，有种被刺痛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型？



我想我很难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有说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但如果太平盛世是粉刷出来的，则会令人感到也像活在乱世里那样窒息。我内心由不得会有一种冲出重围的冲动。我不能在歌舞升平的假象里，再为这种粉刷出来的太平盛世给予锦上添花。我以为我更应该做的是，雪中送炭的工作。要能唤起众人雪中送炭，我们的创作就应该做到针砭时弊，一针见血。而不是在一片盲目的讴歌声中予以锦上添花。所以，我不热衷写些与时弊无关痛痒的温情小说。正因为这样，我近年来写的小说更像刺猬。我能避开母语教育不断被蚕食去的严峻局面视而不见去写些吃喝玩乐，卿卿我我的温情小说吗？我想我不能。要刺痛大家的神经，我想我的小说只能写得像刺猬，让人捧在手上觉得有刺痛神经的感觉。所以，我不注重故事性的发挥，我只着重故事的针对性的强弱；我不注重情节的营造，我只着重情节的简明，能一击就中要害；我不着重语言的优美与否，我只着重语言是否能像一把匕首，做不到匕首的威力，起码也要有刺的功能。我没有刻意去要求能有莫泊桑或是欧亨利的完美的艺术表达形式，当然我希望能做到。但只要能达到层层剥开表象，让人看到本质的东西，就足以弥补艺术上的不足，而对社会有所裨益。能这样，我以为我就是尽了我自己的努力。我这样说，不是排斥搞文学创作的人必须拥有深厚的修辞学知识，必须掌握写作技巧、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我这么主张，只是表明我自己在创作时，因为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的特殊性，我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创作。这样的途径是否走得通，我还在实践，没有结论。我还在求同认可，没有立论。我想，若是能有些许的积极效果，就足以安慰了。我不在乎个人的作品是否被肯定，我是交作品给读者去评定，而不是交作品来肯定自己在文学上成绩的优劣。



地震奇谈

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在宇宙中沉睡的地球，突然发生了一场超级数的大地震（十级以上？）。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大地震，因为一是没有任何伤亡的报道，二是没有任何破坏。只是有些地方，或是东西方向移位，或是南北两地对调。诸如，美国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由北南移至某小岛。因而结束了岛上一场要不要建赌场的争辩。

赞成建赌场的，额手称庆：“天助我也！”

反对建赌场的，捶胸顿足：“天毁我也！”

于是又掀起一场是天意，还是“人为”的争吵。

反对建赌场的说：“不可能是天意。天是慈悲为怀，与人为善，难道 没见到一个赌字，害了一家四口仰药自尽？”

赞成开赌场的说：“世界各地，每天进入赌场的有多少人？发生了多少起‘一家四口仰药自杀’的‘故



事’？如果不是天意，我们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了这样一个世界级知名度不同凡响的赌场落在我们这个蕞尔小岛上？每年送给我们十几亿花花绿绿的钞票，让我们的国库从此有用不完的钱。老天造福我们，想都来不及呢。可不，何必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飞去美国赌，把自家的钞票送去美国给他们用。也不用跑到家门口外去赌，就在自家屋里赌，不但肥水不流外人田，还可以吸引一批贪官敛财的往我们家里送钱来。君不见，这些人一夜之间可以一掷几百万？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是人敬人爱的财神爷呐。”

多数岛民在地震前，三缄其口。在地震后，也守口如瓶。说建，他们拿不出钱，也拨不出一寸地皮。说不建，一排牙齿掉光了，那来的牙力和人家“唇枪舌战”。方针已定，不建也得建。省一口气吧！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大的这一头，是沉默的一族。沉默的一族是最听话的……

想起一年有几十亿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就样飘呀飘到自己的口袋里，那个不垂涎？

“我那个赌鬼丈夫，怎么办？”

“难道不开赌场就没有赌鬼么？”

“不开赌场，他滥赌，我还可以骂他。现在你若骂他，他就理直气壮说，赌场是拿了准证的，我进赌场也是拿了准证成为合法赌徒的，你管得了我？大耳窿也振振有词，他赌光了钱，我是来搭救他的。我不借钱给他，看他进地狱？你们说说看，我夜里还能睡得下安稳觉？”

夜里，那个二十年前在赌桌上输掉了命的赌鬼，跑到大街上喊冤：“我毁了自己，你们现在想毁掉几代人？”

想省下飞往拉斯维加斯的机票钱来做赌本的说，你们动不动就



拿下一代人，甚至下几代人来唬吓别人。下几代人如何，你看得到？需要想得那么长远么？眼前每年少几十亿，你来当这个管家？有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你如果不想赌，在你身边开十个赌场，你也不会去赌。如果你想赌，千里之外你也会扑过去。

这么说，孟母三迁不该是佳话。孟子如果内因是纯洁如雪，近墨不会黑，近朱也不会赤。孟母何必搬家？有说，上屋搬下屋，不见一箩谷。好笨！

赌场一开，旅游业跟着旺盛起来。旅游业者说。

旅游业兴旺，各种文化也跟做涌进来。我们就可以成为世界文化中心。

左算过来，右算过去，不必争论，赌场必开。

天意显灵，地震来了！谢谢！天送给我们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赌场。

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老豆”（父亲），这是生存的哲学。准备一百元进场的门票，表示衷心支持，碰碰运气去吧。

这不是谁的意旨，老天也受感动，才有这场不损害人类一发一毛的超级大地震。阿弥陀佛！阿门！

岛国是块福地。人杰地灵，飞龙在天！



喜多郎的长发

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生不逢时，际遇悬殊可以是天地倒转，奈何不得。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记不清楚了。留着长发的喜多郎，被桃花岛国移民局禁止入境，理由是留长头发是属于颓废派，会影响青少年的思想健康。说得直接一点，教坏青少年。喜多郎碰了一鼻子灰，那年头他是有口难辩，一头长发，本是艺术家的标志，和颓废不颓废有什么关系？

提起这事，我那个当年还是“白马王子”的犬儿说：“如果喜多郎今天入境，不要说是长头发，带上一团无上装的艳舞团进来，也不会有人阻挡。谁会说你教坏青少年？整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都可以搬进来了，喜多郎的长发算什么洪水猛兽？什么样的次文化进不来。能赚钱的全都可以进来，这是旅游胜地的配套。反倒是不能赚钱的正儿八经的艺术，



最好不要在门外探头探脑。”

桃花岛国刚脱离英殖民地时，是个纯情少女，人见人爱。养着养着，成熟了。再扮纯情，就白养了。没有风情万种的“艳丽”。如何能在国际舞台上走猫步？所以一夜之间一变就变成埃及妖后。

我那个学经济的儿子对我说：“赌，都市最赚钱的行业，可说一本万利。奸商在奸，你付他钱，就算是他骗了你，好歹他还得给你一样产品。赌场的老板，收了（赢了）你的钱，什么也不用给你。而且，现金周转，比任何行业都快，真的快过打针。一个晚上论百万，乃至千万的收入是真金白银。商品吗，你发货还不能马上收到钱。你输的，是输给赌场的老板。你赢的，是别人在赌场输的钱，没损赌场老板一根毫毛。投资七十亿，不消十年，收回七百亿。凡是公开开赌场的地方，鲜有政府不介入的。所以民间反赌，一定不见效。你说呢，开赌场是不是一本万利？”

我真怀疑我这个犬儿是不是开赌场的混世魔王投胎的。

“老爸，开赌场轮不到你。开妓院吧。”

妓女能成为合法的行业么？

“为什么不可以？如果妓女能造福国家，造福社会，和开赌场有什么分别？”

“政府是禁妓的。”

“政府不也是禁赌的（地下赌场）。现在都公开开赌业了，禁妓不也可以公开开妓院。”

“嫖妓总是不道德的。”

“赌博不也是曾经被人认为不道德的事么？”

“破坏人家的家庭幸福，搞得人家离婚总是不好的。”



“离婚而已嘛，害得人家家破人亡都不成为课题，离婚又不会死人。再说在合法的外衣下，像搞个戒赌的什么中心那样，搞个‘嫖客’辅导中心辅导一下，不就可以了。”

有钱赚，什么都可以做，也应该鼓励别人去做。这可是繁荣国家与社会的头等必须重视与支持的事。老百姓能不支持么？阿弥陀佛。

二三十年前，喜多郎一头披肩长发入不了境。今番再来，保证出入自由。不信，我和你赌“一铺”（“一局”）。

